2006.3

中国儿童文学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

*一往天真

我 们 倡 导 天 性 率 真 的

阅读 **批评** 写作

我们倡导真诚、独立的批评生活，我们分享清澈、精致的批评智慧。

我们以为：批评不只是阅读的影子、作品的附庸、推广的工具，

这样的书评无操守、无品质、也无境界。

我们坚信：批评是一份独立的精神生活，一次哲思之旅，

一把横亘在阅读生活与写作生活之间的“智慧漏斗”，

通过它，滤去作品的泡沫与文字的泥沙，流淌出甘醇的思想与艺术原浆来。

ISBN 7-5324-7064-4

9 787532 470648 >

易文网：www.ewen.cc

世纪出版

ISBN7-5324-7064-4/I·2537

定 价： 7.00 元

儿童文学的“西西弗”之旅

“西西弗”的寓言几乎家喻户晓，它说的是人类宿命的故事，人类的使命就是把巨石推上山，然后将他滚下来，如此循环往复，永无歇止。无疑，寓言是一个智力的魔方，可以有多方面的解读。细心琢磨，这个寓言还包含事业与人生前行的两种“方式”——“往上走”与“往下走”，两种“速度”——上山的“慢”与下山的“快”。

如今，我们把一切前行都称之为“进步”、“进化”或“发展”，却不介意前方是“高地”还是“洼地”。进步总是要求“多”而“快”，却忽视心灵的节奏。其实，对待事业，乃至对待人生前行，都应该思考速度与境界问题，都不可单一向度地认为惟有“向前走”、“以快制慢”才是正道，我们还需要“向上走”的精神期盼，还有“以慢制快”的从容。无论是历史，还是现实，往上走常常是缓慢的，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曾经执导过一个《云上的日子》的片子，电影的情节是这样的：有一帮拍尸体的工友在工作，缓步行至半山腰时，他们却执意要停下来歇息，家人过来催促，工友们安静地回答：“走得太快了，灵魂要跟不上的。”

儿童文学的当下十年，大概可以称之为“狂飙十年”，写作主体、主题、风尚、趣味、传播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，论数量，确实蔚为大观，职业创作耕云播雨，门派自立，魔幻、幽默、纯美、精致，类型各异；论新潮，青春文学聚流成派，“八〇后”写作，张狂而执傲，“九〇后”作文，率意而迷离，日韩英美的校园偶像，此起彼伏，各领风骚，更有少年“博客”如雨后春笋，自由写作，尽情抒意，好生痛快。论境界，却待三思，曾几何时，传统叙事遁入穷乡，坚守轨范众人笑愚，时时追“娱乐”，渐成乱花迷眼，处处拼“技巧”，常失伟岸魂魄，“启蒙教化”束高阁，“载道言志”无声息，三两月殚精沥血出“巨著”，零度创作撕裂欲念饱受欢迎。此时，我们面临哈姆雷特式的心灵拷打，“往上走”，需要提倡吗？“往下滑”，需要理由吗？无力说“高下”，也就无言辨“是非”。

好在历史的不远处，有一盏灯还亮着，灯火里，陈伯吹先生艰难地推着一块巨石上山去，口里喊着号子：“为小孩子写大文学。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中国儿童文学
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
2006.3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
少年儿童出版社
联合主办

编委：
方卫平　王泉根　叶　辛
白　冰　任溶溶　孙　幼
孙云晓　束沛德　金　波
张之路　周　晓　周基亭
桂文亚　高洪波　秦文君
曹文轩　黄庆云　樊发稼
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主　　编：王一方
执行主编：朱效文

责任编辑：张　洁
发稿编辑：闻婴　张洁
美术编辑：倪基民

封面设计：倪基民
封 面 画：李清月
插图版画：李清月

新作

选一个人去天国（小说）　李丽萍　/4
羊在想，马在做，猪收获（小说）　常新港　/16
星球的故事（童话）　滑　然　/25
爱吹口琴的熊（童话）　孙丽萍　/29
诗歌一组　/35
　风很幸福（王宜振）　我思念一只小鸟（高洪波）
　只差一点儿（宋雪莹）
我不认识你，但我记得你（散文）　张国龙　/37

序·跋

为着儿童文学过日子的人们　梅子涵　/40
为小孩子写大文学　公　曰　/42

观点

童年的身体生态哲学初探　朱自强　/45
关于儿童文学类型化趋势的思考　谭旭东　/53
儿童文学中的幽默之光　陈恩黎　/5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儿童文学. 2006 年.第 3 期/李丽萍等著. —上海:
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8
ISBN 7-5324-7064-4

Ⅰ.中 … Ⅱ.李 … Ⅲ.儿童文学—中国—丛刊
Ⅳ.I207.8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9468 号

品读

罗辰生:永远的"白脖儿"　林　清 /68

程玮:淡绿色的故事和感动　张　蕾 /71

专栏:文心雕虎

一只鞋子的故事　刘绪源 /73

作家与作品

诗意与纯美的另一种书写　张国龙 /76

人物

我与文井先生的一段文缘　巢　扬 /83

海外风

追风筝的人(小说)　[美]卡勒德·胡赛尼,李继宏 译 /90

编辑:《中国儿童文学》编辑部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少年儿童出版社
上海市延安西路 1538 号(200052)
出版日期:2006 年 8 月
印刷:上海译文印刷厂
ISBN7-5324-7064-4/I·2537
定价:7.00 元

李丽萍

选一个人去天国

十四岁那年，我上了难忘的一课，我再也不能给别人起绰号了。

我注意上了学校里一个叫刘正月的女孩子，每天上学都想看见她，或者让她看见我。每天早起我把头梳了又梳，还找到了一块妈妈用过的又小又旧的手绢揣在身上，我想让她看见我是全班第一个不用手擤鼻涕的人。但是我不能老用这块手绢，因为山坡上学校里的水井经常坏掉，没法子洗它。

我觉得刘正月比城里的那些女孩子还好看，城里的女孩子不过是倚仗着好看的衣服和化妆品，但刘正月什么也不用就好看。弟弟秋宝也同意我的看法。

刘正月长得好看，她自己却不知道。我常在路上遇见她，我一朝她看，她乌黑的眼睛就会露出惊慌的神情。我们刚走，她就把背上的猪草筐或者书包放下，把自己全身上下全检查一遍，以为自己的脸没洗干净，扣子扣错了或者辫子散了。

李丽萍

辽宁阜新人。创作小说、童话，出版长篇小说《矮仙和我们家的后花园》等。曾获中日友好儿童文学奖等。

有一天放学，我给她起了一个绰号"小美人"。她愣了一会儿，羞红了脸，哭着跑回了家。就在当天晚上，她那没上过学、脑子有点傻的妈就领着她找我算账来了。

那晚我和妈，还有秋宝正在院子里砸葵花头，看见有两个人顺着坡上来了。等看清了那两个人，秋宝用腿碰了碰我，紧张地说："她妈来了。"

刘正月的妈气势汹汹地上坡来，一手拽着刘正月，刘正月藏在她的衣衫后面，委委屈屈抽抽搭搭，不时偷眼瞅我。她妈一见我们就破口大骂起来："……欺侮我们！还骂我们美！一个屯子住着，谁不知道谁呀，说我们美，你才美呢！找了个男人，美得不得了了，全家都跟着美，死了的爹都跟着美，都美死了！"

她身子往前一探一探地骂，又脏又乱的头发也跟着一耸一耸的，她骂一句刘正月就紧张地拽她一下，一气骂到天彻底黑下来，暮色完全笼罩了山谷，直到刘正月大哭起来，她这才住了口。我们几个在院子里像河滩上的石块一样纹丝不动，一声不吭地听着，看着她走远。

下了山，一路上她仍骂个不停。“说我们美！你才美呢！”从暮色苍茫的远方，传来她最后一声控诉。

我和秋宝这才回过神来，才知道有一件事比挨骂更可怕，我们要有一个后爹了。如果不是刘正月的妈把这事说出来，妈还要瞒着我们呢。

我们都看着妈。妈手忙脚乱地砸着蒌花头。“根本没那回事。”她被自己撒的谎羞红了脸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我想有个人帮帮我，让日子好过一点，让你们能够吃得好，穿得好一点。”妈说着突然间哭了起来。

我像被烫了一下似的奔出院子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因为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。跑了好久还没平静下来，耳边仍轰响着刘正月妈妈的话。

天渐渐黑下来，我在地里坐着，肚子很饿，但仍不想回家。寂寞中有只蚱蜢跳上我的胳膊，我把它捉住，使劲向远方抛去，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无声地落下。这天晚上，万籁俱寂，从远山背后慢慢升起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，照得大地亮如白昼。萤火虫在我的眼前飞来飞去，远处飘来阵阵干草的香味。村子里有一只毛驴呜嗷呜嗷地叫，像是在笑，又像是在哭；还有一头牛拉长声音哞叫；村子中传来谁家妈妈响亮呼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；湍急的牦牛河发出喧闹声；狗在叫，有人在砰砰劈柴……我悲伤地想，我为什么要听这些声音呢，这些声音和我有什么关系！

事情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，人人都在议论，我很快就听说了那个要娶我妈的男人，他叫刘树生，就住在我家对面的那个村子里。我说他平时怎么有点异样呢。有时他劈柴，劈一会儿就直起身朝我家看看；有时他坐在河边，眯缝着一眼朝我家的方向看着，嘴里不断嚼着一根草，脸上的表情好像正在嚼一样很苦的东西。他是个斜视眼，当他看着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总习惯眯起一只左眼。

他是林场的伐木工，平时既不用播种，也不用耕田，拿着锯子往树林里一走就行了。村子里的许多人都挺羡慕他，好像挺支持我妈找这样的男人。当然也有反对的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选自《少年文艺》2006年第7期

有一天刘树生劈完了柴，拢在一起抱起来，涉过河，朝我家走来了。那天我正在放羊，秋宝在一边玩，见他远远地走过来，我假装没看见他，一声不吭地盯着地面，手里不由自主地拽紧了牵羊的绳子，使我的山羊费尽了力气就是够不着沟边的青草。当他走近我们两个，一股森林里的气味直冲鼻子。

刘树生和我俩没话找话，问这问那，最后把那些木柴留下走了。可恨的是秋宝这个软蛋竟然跟他搭话，还替妈收下了木柴！我恨恨地看着秋宝，等刘树生走了，我抛下绳子走过去就是一拳，照准他脸打的。看着秋宝嚎啕大哭着跑去找妈告状的样子，我非常解恨。

一连几天刘正月都在放学的路上等我，可是我一看见她掉头就跑。我在前边跑，她在身后追，边追边喊："秋山哥——你听我说——"

我跑去牦牛河边，脱掉衣服，三两下蹬掉鞋子，猛吸一口气箭一般地跳进河里，潜在水波之下。秋天的河水好凉啊，好歹还能挺住。我趁着跳水的惯力急速潜游着，两腿一开一合，像只慌忙遁去的青蛙。直到她走开，我才浮出水面，一边喷着鼻子，一边啐着嘴里的水，水里有一种沤草的味道。

"她呢？"我问秋宝。

"走了！"

于是我爬上岸，匆匆穿上背心、短裤，只用了几秒钟。这时秋宝已往坡上走了，我跑到槐树跟前追上他。我们依照老习惯，在树上刻上我们的身高，已超过刻在树上的历年洪水的水位了。前面还有一段陡坡要走，这段路我们走起来像玩跳房子游戏似的，专拣最难走的地方，一会儿上坡，一会儿下坡。

"你为啥躲着她，哥？"

"不知道。就是不想见她。"

"我知道你喜欢她。"

"瞎说！"我的脸红了。等秋宝看不见，我赶紧用手冰着脸，好让发烫的脸凉快一下。

其实我早就不生刘正月的气了，后来她从家里拿了几个香喷喷的烤地瓜塞给我，我就彻底地原谅了她。

"你可真够傻的。"那天我开门见山地说。

她叹了口气，表示同意："我知道你不是骂我。"

"那你还跟你妈说我骂你？"我说，刘正月的脸红了。

我们和解后，反倒比从前要好得多，放了学一起走，干完了家里的活，就

相约到河边玩。有时秋宝也来，我们一起玩得很痛快。我们像野人似的大声喊叫："噢——嗬！"我先喊，然后是秋宝和刘正月。山谷里的回声将我们的喊声连成一片，按先后顺序回应着；夏天的河岸上开着数也数不清的黄花，我们躺在花草丛中，被太阳暖暖地晒着，望着辽阔的蓝天。"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呢？"我模糊地想，然后回答，"就像现在这样！"

刘正月说起她的姥姥，很想念她。她姥姥是被这条河冲走的，这条河几乎每年都带走一两个人。时间已经冲淡了她的记忆，使她不再难过，她能很平静地谈起她的姥姥。

山里的学校曾来过一个漂亮的城里女孩子，是大学刚毕业来当实习老师的，在山里住了没多久，她妈妈就来了，硬是把她带走了，因为山里的日子实在太苦了。她曾给牦牛河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"天国之渡"，意思是说这条河是通向天国的。这名字真好听，刘正月最愿意这么叫它，而且由衷地相信它是通向天国的，她觉得姥姥在天国那边享了大福，她完全忘了一年前才把姥姥从洪水过后的河滩上找回来，埋进冰冷的墓地。我不太相信远处有天国这么个地方。"能有吗？""有，我姥姥在的时候就说有。""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"我固执地问。

刘正月盯着我一动没动，突然间把一把沙子摔到我脸上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提没有天国的事了，时间一长，我也相信了，因为刘正月把天国描述得太好了，好像她亲身经历过似的。在她的描述里，天堂是一个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里的那样的城堡，在一大片白云里闪闪发光。她说着的时候，时常望着那个方向，眼睛好似蒙上了一层薄雾，仿佛看不见我和秋宝了，也看不见眼前的河岸了，而是看见了那个美丽的世界。

我们都像她一样举目仰望远方，望上老半天，我们相信那边存在着另一个世界、另一种生活。它是永恒而美好的，我的亲人们都并没有死，只不过去了那个美好的世界。只要我们想去，就能看见他们。

整个夏天我都在这条通往天国的河里游泳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，为了不让太阳晒到，我头上顶着向日葵叶子。我在沙滩上打滚，从头到脚滚一身沙子，然后再扑通一声跳到河里去，直到皮肤被泡得发白，满身起褶才上来。秋宝和刘正月从来不爬树，也不下水，只是在岸上边玩边陪着我。他们俩信守诺言，从不把这些事告诉妈。刘树生又来了。半夜外面的门喀嚓一声轻响，有人在门洞里摸索着，怎么也摸不到门闩，他不熟悉门闩的位置；末了，门板必

会嘎吱轻叫一声，他老是摸不透门轴的脾气，还有咣当一响，他老是记不住板凳是放在外屋地上的。

在西屋里，我装作睡着了，大张着嘴，秋宝闭着眼睛一心一意地抠着鼻子眼儿，我们都当做没听见。等妈和他睡着了，我就爬了起来。我习惯于黑夜中在屋里稳稳当当地行走，就像猫儿一样灵敏，无论是闭着或睁着眼睛，我都能走。我到厢房的空鸡窝边，掀起三块砖头，下面藏着我积攒的五块钱，我把钱装进口袋里，然后溜了出去，向村子外跑去。

旷野里除了单调的蛙鸣和村子里微弱的狗叫之外，一片寂静，我头也不回地跑着，沿路踩着一簇簇猪秧秧，几十个带钩刺的草种沾到裤腿上。愤恨使我窒息，我甚至乞求天神地鬼大显神通，叫这个男人一夜之间从这世界上彻底消失。

我想出走，又不知该到哪里去，不知不觉一直走到河边，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，只好拾起一片片石片，狠命地向河里甩去。我一动不动地坐着，看着那条河。也就在这时，我童稚的心灵像谷穗一样渐渐成熟起来。

林场的伐木工们都用牦牛河来运送木头，所以河上游经常会漂下来许多木头，我在河水里，一看见木头漂下来就爬上去，两脚耷拉在水中，骑着木头前进。秋宝胳膊下夹着我的衣服，沿着河跟着我跑。到河流拐弯的一片浅滩附近，我就从木头上下来。那儿集中了所有从上游漂下来的木头，一段段木头在河面上漂浮着，互相碰撞着，最多的时候遮没了水面。岸上有一些大人握着长竿，竿子上有个亮闪闪的钢钩，他们熟练地一下子钩住那些木头，拖到岸上来。我发现其中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被晒得黝黑的男孩，穿着褪色的背心，也像大人一样动作麻利地干着活。他对我也挺感兴趣，一边干活一边偷眼看我。等空闲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他打听刘树生，我想他应该知道刘树生的情况，因为这些木头中就有刘树生伐下来的。谁知他听见刘树生的名字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

“你打听他干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就是问问。你真的没听说过他？”

“我为啥要告诉你？”他冷淡地说，看也不看我，扛起竿子就走了。

第二天我在学校看见了他，打听到他叫刘春光，他爸就是刘树生。我说他怎么不理我。等放了学，我就跟上了他。

我背着书包，跳到路边的沟里，在沟里一溜小跑追踪着他。刘春光丝毫

也没有察觉到我跟在身后，一直进了家，就再没出来。我在外面等得不耐烦，捡起一块石头，对着他家的窗户扔去，只听哐啷一声，玻璃四处飞溅，刘春光从屋里跑出来，我赶紧趴到土坡下，没想到刘春光那么快就发现了我。

耳边传来了脚步声，他迈步走到我跟前，用脚踢了踢我的肩膀："你，起来。"

我爬了起来，心里紧张，但还是虚张声势地卷着破损的衣袖说："来呀，来呀！"

要知道刘春光可是我们学校的体育尖子，掰腕子冠军，他可以将整个学校的男生都掰倒，并捏住人家的手腕让人疼得流眼泪。如果他打我，不会费吹灰之力，但是他咬着嘴唇看了我一会儿，转身就走了。

我悻悻地走了，一路上身体抖个不停。

半个月后，我家多了两个新成员，刘春光和他爸爸拎着大包小包站在院子里。他们搬到我家来了。我用眼角瞟着他们。刘春光绷着脸一声不吭，看见我便扭过头去，好像不认识我似的，看来他还记着砸玻璃的事呢。

妈从屋里出来，接过他们的大包小包，把他俩安顿在西屋。她的表情再平常不过了，好像我们从来就是一家人。

"你俩以后叫他哥。"她对我和秋宝说。从此，刘春光就成了我家的一员，他爸成了我和秋宝的爸，我妈也成了他的妈。

我再放学回家，经常可以看见这样一幕：刘树生悠然自得地坐在扫干净的院子里抽烟，旁边是一堆劈好的木柴，刘春光在一旁用小刀削什么东西，桌子上一个小小的用皮筋捆住的收音机用嘶哑难听的声音播着新闻。我撇了撇嘴。自从他们到我家来，我新添了个撇嘴的习惯，一天要撇上十几次。

秋宝这混蛋却对刘春光充满了好奇，总想方设法凑近他，看他在干什么。他一天比一天凑得更近，终于和刘春光搭上了话。我看在眼里气在心上，一定找机会再揍他一次。

我发现刘春光是个很能干的人，他无事不通，无事不晓，他能用一根火柴就把篝火点燃，就是下雨也能，连大人也做不到这点；在大森林里，他不用指南针，看树就能判定方向，原来树朝北的一面都长着青苔。他对整个森林了如指掌，哪里有蘑菇、草莓、兔子、狐狸、野鸡，他都知道，更绝的是他还知道人参在哪里，还说要带秋宝去找呢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我也很想知道人参的事，听说人吃了它能长生不老，但就是不朝他们看，也不去打听。刘春光好像在故意气我，只跟秋宝说话，只领着秋宝出去玩，把好听的好玩的都给他，早上他们一块去上学，晚上一块回家，好得不得了。

谁都不理我，不跟我玩，那有什么关系，我可以自己去森林，如果我一个人找到人参，一定会让他们刮目相看的。于是有一天我赌气独自去了森林。走着走着，我就再也不想走了。林子里越来越黑，把太阳都给遮没了，深处传来乌鸦的怪叫。一个人真的很害怕，而且也没意思。我坐在树桩上唉声叹气。

隐约地，林子的某个地方传来阵阵欢声笑语，也许是他们俩在那儿玩。我心里酸得要命。我觉得我是个被抛弃的人。

回去的路上我闷闷不乐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于是我放声大哭起来。随着我的哭声，太阳一下子坠入了森林，森林突然变成了橘红色，渐渐地呈蔚蓝色，然后是深蓝，蓦地又变成了乌黑，最后所有树木连成了黑压压的一片。

第一次跟刘春光说话是在几天以后。我和秋宝给猪圈起粪，这是又脏又累的活。忽见刘春光挽上裤腿也拿着把锹进猪圈来了，他朝手心里啐一口，猫下腰猛劲干起来，也不看我一眼。我从眼角看着他，压低声音问秋宝："你怎么带他来了？"

"是他自己来的。"

"嗾！"

干着干着，我和刘春光忽然咚地撞到一起。我们直起身互相看看。秋宝紧张地盯住我俩，随时预备着来拉架。

"你们上屋吧，这点活儿，我一个人干得了。"他声调和蔼地对我说。

"嗬，口气不小呀。"我阴阳怪气地说，把铁锹插在粪堆上。但我并不想走，便一屁股坐在猪食槽上看着他。秋宝见此机会忙说些闲话，生怕我们会吵起来。他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我也忘了和刘春光较劲，我们开始说话了，就在猪圈里。

"……我会很多事，就是不会游泳，"刘春光说，"也不是笨，是我爸不让。我妈就是被水冲走的，听说过吧？"

"听说过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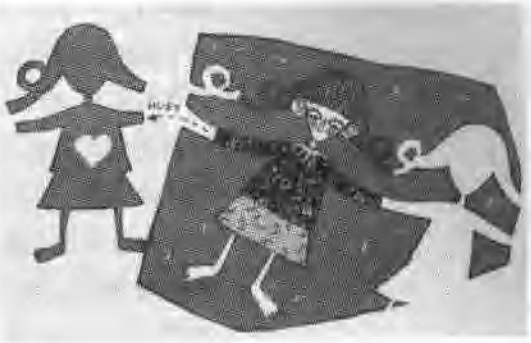
"听说你游得好，能教我吗？"

我点头："那行，但是你们出去玩得带上我。"

"说定了！"

我们边说边干，一会儿把粪全都挖了出来。秋宝不时欣慰地看看我和刘春光，朝手心里使劲吐口唾液，劲头十足地挖着。他觉得生活真是太美好了。

四个人一起的日子真有趣。我们在林子里野炊，捉住野鸡，剪去翎毛放在鸡舍里当家禽喂养；把麻雀用细麻绳绑住腿子，系在长竹竿顶端当风车玩；还捉了一只松鼠送进编好的笼子，教它"踏水车"……后来我们还是把野鸡、麻雀和松鼠都放了。使一个小生命重新获得解放，是一件值得喜悦的事情，能运用这种权利，也不失为骄傲！刘正月抢到了开放笼子的权利，看着它们仓皇逃进密林的背影，每个人心上都流过一阵欢欣的情绪。要说的是，我和刘春光说话之后，他还是愿意和秋宝在一起，他们一起玩的样子要多快乐有多快乐，有时忽然想起我才来理我，也许是我心里并没真正地接受他，他感觉得到，也许他们天生就是好朋友，这我就没办法了。反正我挺嫉妒的，心里酸得要命。



让我终生难忘的那件事是由一场误会引起的。

那天我和刘春光游泳回来，见刘树生坐在院子里，没抽烟，好像在等谁，嘴里不住地咀嚼着一根嫩枝，直到我俩走近了他好像才看见我俩。他眯缝起一只左眼，目光冷冷地在我和刘春光身上扫来扫去，用空出的一侧嘴角问："干啥去了？"

"玩去了。"刘春光答。

当时我一点防备也没有，根本就没想到他会打人。冷不防只见他举起手，不由分说朝刘春光的脖颈甩了一巴掌。接着又把他按在院子里狠狠地打着。刘春光没反抗，我也没敢拉，刘树生发起火来太可怕了。这时有一个人突然从屋里蹿出来，抱住刘树生的后腰，是秋宝，他大声喊我去找妈来当救兵，我很快地跑了，但没去找妈，而是去了河边。

从刘树生的愤怒中我得知，他对儿子玩水痛恨到了极点，可我还教他游泳呢，看来我闯祸了，这么想着，我不敢回家了。从前我一直认为秋宝是个胆小的人，没想到他会这么勇敢，是什么使他这么勇敢的？对此我感到很羞愧。

我来到河边，钻进一片沙沙作响的芦苇里，在浅滩旁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上坐了好久。四周又高又密的芦苇完全遮住了这块石头。阳光强烈地照射着，水面反射着炫目的光。玩了一阵，我又去了树林，扯了树枝点燃。树枝烧得噼啪直响，火堆上冒着芳香的灰蓝色烟雾，我拨弄着那火一直等到半夜。

望望夜空，刘树生该睡着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

出树林时我发现有点不妙，天空被云遮蔽了，闪电不时穿出乌云，远处雷鸣隆隆，一场暴雨正在酝酿之中。我不由加快了脚步，连跑带颠，可是走到半路，雨就下起来了。

一下雨，草地上就再也不是一望无边啦！大雨像门帘子一样悬挂下来，遮住了所有视线。到哪里避雨也没用，雨是不会停的，在家里，一下雨我和秋宝就睡觉，等一觉醒来雨才能停。

后来我不是在走，而是在一脚一陷地踉跄。目光所及，茫茫一片黑夜，大地黑得像个无底洞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只能凭感觉往前走。这时我多么期盼有人能来找我呀。这时，我似乎听到大雨中有个声音在喊我，仔细听听，又什么都没有，只好接着走下去。这样的雨让人连嘴都张不开，谁会喊得出呢？

是的，我承认，我在大雨里迷失了方向，根本找不到家了。这时，我才真正害怕起来，因为远处传来一种很大的轰隆声，上游下来洪水了。我慌了，不知道哪里才安全，只好胡乱朝着一个方向疯狂地跑去。跑啊，跑啊，迎面撞上了什么东西，用手一摸，是一面土墙。我总算找到了一户人家。

第二天早上我往家走去。当我走近河，远远地看见沿河有上百人，闹哄哄地叫喊得很响，河面上还有好些人站在筏子上，拿长竿子往水里戳。他们在捞什么东西？我感到好奇，很兴奋，用手做个喇叭，高声喊："喂！你们往水里戳什么呀？"

一听这话，筏子上有个人趔趄了一下，要不是有人抓住他，他准会掉进水里。我定睛一看，那人是刘树生。

人们立刻把我包围了，有欢喜的，有庆幸的，有骂的，多数人都骂我，妈蓬头垢面地在地上傻坐着，看见我便扑上来，幸好有人把她拉开了。正月也在人群里，拿手使劲地揉眼睛，好像见了鬼似的瞅我。原来人人都以为我被淹死了，正在打捞我呢！

刘树生跳下筏子就奔我来了，他揪住我的衣领高高扬起一只手，然而手却停在半空。他喘着粗气看着我，一条条汗水小河似的沿着他的脸颊流下来。

村里人立刻开始七言八语地训我，说我让人操这么大的心。他们又没看见刘树生打人的凶相，要是见了，他们也得跑呢。别看他现在到河里装模作样地来"捞"我，我看并不是关心我，我水性这么好，才不会溺水呢。

人渐渐散去，三五成群各回各家。刘树生也和妈回家了，只剩下秋宝没

走，他问刘春光怎么没回来。我闻听糊涂了。

“咦，他不是挨打了吗？”

“你们没在一起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啥？你半夜没回家，他冒雨去找你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！”

秋宝的样子不像是说谎。渐渐地我紧张起来，说不出什么原因，在暖和的阳光下，我突觉得有一股寒气袭过全身。难道我昨晚听见的呼唤声是刘春光的？

秋宝惊恐地紧盯着我的眼睛，慢慢地朝后退，忽然间他转身就跑，边跑边喊。

整个村子的人倾巢而出，去找刘春光。第二天他们从下游陆续地回来，个个垂头丧气。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

太阳躲进了灰蒙蒙的云雾里，牦牛河还在汹涌地流着。

“春光，你在哪儿？”妈用手做成喇叭喊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我和秋宝也这样做。

“春光，你回来！”妈喊。

“你回来！”我和秋宝也喊。

呼喊的回声在山谷里此起彼伏地回荡着，穿过峡谷，绕过层层山崖峭壁，传进森林。这喊声找不到刘春光，又折回河边，回到了我们身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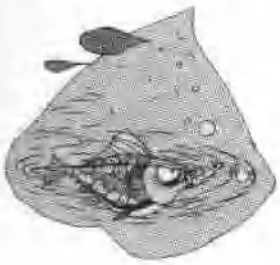
回声渐消，侧耳细听，山谷里一片寂静。就在这时，大地好似忽然消失了所有声音，山脚下那三十多户零零散散的人家也好像害怕似的鸦雀无声。我们站着不动，妈傻傻地看着远方，看着看着就倒了下去。她倒下去的时候也没什么声音，轻得就像一张纸。

月光朗朗的，照着山坡上一棵矮树，矮树下背靠背坐着我、秋宝、刘正月三个人，每个人望着不同的方向。

刘春光失踪后，秋宝一直不跟我说话，这会儿甚至不愿将背靠着我。他一次次假装擦鼻涕，我知道他在哭，当善解人意的刘正月递给他一块手绢后，他忍不住大声呜咽起来。我使劲忍着泪水，好在夜色掩藏了所有的表情。

一天，老师说，有报社的记者要来采访我，要我挖掘一下我和刘春光之

间的故事，过两天对着全校师生和记者演讲刘春光救人的高尚品德。然而我的头脑里却一片空白，除了他雨夜寻找我这件事，我们之间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无奇。相识仅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对他了解得实在不多。但为了能在班上演得感人一些，我央求秋宝把他和刘春光之间的故事给我，但是秋宝不同意。



“那是我和他的事，才不告诉你呢！你现在想对他好了，想当初你怎么对他的？”他对过去的事仍然耿耿于怀。

“后来我们不是也和好了吗？”

“都怪你，不是你，他就不会……”

我很难过，问他：“秋宝，如果我和刘春光都在雨夜失踪，你希望我们哪一个回来？”

秋宝听出了弦外之音，撕扯着什么东西，不说话了。

这时，一阵突如其来的微风拂过树林的边缘，树枝摇曳抖动起来，传来一阵沙沙声，仿佛还夹杂着一种奇怪的、含义模糊的语言，好像一个男孩儿在跟我们说话。我们三个像着了凉一样，哆嗦了一下。刘正月靠紧了我：“好像是刘春光在跟咱们说话。”

好久，我们都沉默着。

“他想跟咱们说什么呢？”我问。没人吭声。

“他一定是跟我说，你回来就好。”我又说。

“他肯定想对我说点啥。我们俩才是最好的朋友。”秋宝反驳我。

“咱不能这样光呆着，什么也不干，这样对不起他。”刘正月说。

“对，得去找他。”秋宝说。

“去哪儿找？”我问，“大人不都找过了吗？”

“哼！”秋宝摇摇头，“你对他就是不行！别演讲了，我都替你丢脸。”

“我知道在哪儿，天国之渡！”刘正月说，“他在天国里！”

“对呀！”我们一下子站起来，一齐喊道。

我立刻说：“他是为了我才死的，我去。”

“不，他和我最好，我去！”秋宝说。

我们争得不可开交，后来刘正月拉开了我们俩：“还是秋宝去吧，他们俩最好。”

为什么大家都说这句话，我都气坏了。

“得我去！”秋宝再次加重语气。

“好吧，”我只好点头，“我们去送你还不行吗？”这件大事就定了下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相聚在山坡上，等着黎明的到来。太阳刚刚露头，我们一个个地站起来，一言不发，好像是约好了要保持沉默似的，从山坡上下来，向清晨的河滩走去。

这是一群行走在清晨河滩上的英雄，天地辽阔，路途遥远。河滩笼罩在一片黎明前的玫瑰色里，天空中有一只鹞子悠悠水流般盘旋翱翔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我们三个的身影在移动。迎着清晨初升的太阳走向大山，我们要到天的那边，到天国去，去找刘春光，我想告诉他我很想他，我希望他回来。

我们三个走了很久很久，终于停了下来。秋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哥，正月，你们别送了。就到这儿吧。”

“好吧，尽快回来。别忘了捎上我的那句话。”我说。

秋宝庄重地点了点头，和我们挥手告别，然后就走了，走得不紧不慢，从容又安详，好像这一去准能找到他。天边变得一片火红，秋宝走进了草丛里，朝着我们挥手，一轮朝阳冉冉从他背后升起，他就摇摇晃晃地走了进去……

短评：

远山深处，流淌着一条尊河，两个家庭逢缘捏合，四个血气贲张的少年，燃烧着生命的冲动。他们之间经历着平平常常的友谊，却演绎了一段戚戚忧忧的离别水殇。故事在淡淡的人物白描里，在习习的情节演进中系念、咀嚼、提撕着生命、人性的母题。还是那位被妈妈拽回城里的女教师心也灵，语也谶，“天国之渡”恰是飘荡在生死之间的永恒寓言，无常却有情。

掩卷萦思，仿佛回到沈从文笔下的酉水深处，神韵《边城》。在文学沦为杂耍道具的时光里，有这样的故事、这样的文字相伴，实在是一份不浅的福气。（江思南）

“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”丛书又添新书

自1998年底诞生以来，浙江少儿出版社的“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”丛书已成为少儿图书的名牌之一，本着倡导幽默品质、游戏精神的理念，相继出版任溶溶、秦文君、周锐、汤素兰、萧萍等作家的著作共五十多种。最近，推出了董宏猷系列：《天上掉下个胖叔叔》《快快乐乐写作文》《老鼠为什么爱大米》（2006年6月版）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